

# 处女地 烟



屠格涅夫文集

---

高惠群 译

V. I. Myrenko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 处女地 烟

НОВЬ ДЫМ

屠格涅夫文集

---

高惠群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*И. С. Тургенев*



屠格涅夫照片（1865 年）  
（摄影家：А.И.Шпаковский）



屠格涅夫照片（1867 年）  
（摄影家：М.М.Панов，摄于莫斯科）





奥廖尔的屠格涅夫纪念雕像

(雕刻家: Г.П.Бессарабский; 设计师: А.И.Свирдов и А.И.Атанов)





下诺夫哥罗德 (1877 年)  
(画家: А.П.Боголюбов)



长满草的池塘（1879 年）

（画家：В.Д.Поленов）





白桦林（1879 年）  
（画家：А.И.Куинджи）



第聂伯河的月夜（1880 年）  
（画家：А.И.Куинджи）



利特维诺夫与伊莲娜在火车站（1933 年）  
（画家：П. Ф. Строев）



涅日丹诺夫在农民中进行政治宣传（1933 年）  
（画家：П.Ф.Строев）

## 目 录

烟

1

处女地

199

烟





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，下午四点多钟，在巴登-巴登<sup>①</sup>著名的“Conversation<sup>②</sup>”前面聚集着许多人。天气特别的好。周围的一切，那葱茏的树木、起伏的山峦、这座安乐城里一幢幢颜色明亮的房屋，都喜气洋洋地完全展现在和煦的阳光下。似乎万物都在微笑，都在无缘无故、亲切动人地微笑着。人们不分老少妍媸，一个个脸上都露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和蔼笑容。一班浓妆艳抹的巴黎荡妇的出现，对于这里人人踌躇满志皆大欢喜的景象倒也无伤大雅，她们帽子上、面纱上五颜六色的丝带和羽毛、闪闪发光的金银珠翠，看起来就像是春天里缤纷绚烂的花朵和翩翩飞舞的彩翼。只是到处都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说着法国话，喉音很重，刺耳难听。这种声音可不能代替百鸟的鸣啭，两者是不能相比的。

不过一切都在照常进行着。乐队在亭子里时而演奏歌剧《茶花女》的集成曲，时而是施特劳斯的圆舞曲，或者是那首由一位热心的乐队指挥改编成器乐曲的俄罗斯情歌《请对她说》。在赌厅里，挤在一张张绿色赌案边的，依旧是大家熟悉的那些人物，他们脸上的表情依旧是呆板中透着急切，说不上是惊骇还是凶狠，这其实是赌牌的狂热使得

人人脸上，就连那十足贵族气派的脸上都一律会表现出来的贪得无厌。那个衣着非常时髦、从坦波夫来的胖胖的地主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胸脯趴在赌案上，也不理会“庄家”的冷笑，总是在喊“Rien ne va plus!<sup>③</sup>”的一刹那间，用他那只汗津津的手飞快地把金路易圆币向轮盘的四角猛撒过去，结果他非但不可能赢，即便是押中了也不算数。不过这决不会妨碍他就在当天晚上满怀义愤、深有同感地对科科公爵的高论随声附和。这位公爵是有名的贵族反对派领袖，他曾在巴黎马蒂尔达公主的沙龙里，当着皇帝的面很精彩地说了一句：“Madame, 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ie.<sup>④</sup>”我国亲爱的男女同胞们照例是到“俄罗斯之树”——à l'Arbre russe——下面来聚会。他们衣着华丽，时髦潇洒，寒暄起来既文雅又庄重也很随便，这正是居于当代教育顶峰的人物所应有的仪态。当他们相聚而坐，彼此全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于是就用废话来消磨时光，或者搬出某个早已江郎才尽的法国过时作家，抖搂他那些老掉牙的下流而乏味的荒唐故事，而这个一脸流气、蓄着山羊胡子的作家，瘦小的脚上套着一双犹太人的矮靰皮鞋，其实是个饶舌的家伙和小丑。他把过期的《沙里瓦里》和《坚塔马拉》周刊上各种枯燥的无稽之谈拿来对他们，à ces princesrusses<sup>⑤</sup>信口胡扯，引得 ces princesrusses 感谢不止地哈哈大笑，不禁对这位异国智者的打诨本领心悦诚服，自愧弗如。然而这里几

---

① 德国南部城市，疗养胜地。

② 法语：谈话厅，疗养者聚会处。

③ 法语：停止下注！

④ 法语：夫人，私有制在俄国彻底动摇了。

⑤ 法语：对这些俄国公爵们。